

# 飘香小暑来

文/星华

这个周六,小暑来了。

小暑,是二十四节气之十一,夏季的第五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称:“六月节……暑,热也,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暑是炎热的意思,小暑节后有连续的东风,天气开始炎热,俗谚有“小暑东风十八朝,晒得南山竹也叫。”不过此时尚未热到极致,因此称为“小暑”。之后紧接着便是一年最热的“大暑”,民间有“小暑不见日头,大暑晒开石头”的说法。

江南的小暑,出梅入伏,接踵而至,盛夏就这样要开始了。

苏州人的生活,一向是讲究小情调的,而四季的划分往往和温度天气无关,凭着城市里氤氲的花香,便能判断出四季来。

花在苏州人的生活中,一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,在一本苏州风土的杂著《清嘉录》里,题词人何桂馨开篇就写道:“吴趋自古说清嘉,土物真堪纪岁华。一种生涯天下绝,虎丘不断四时花。”

春天有梅花、蔷薇、玫瑰等13种;夏天有珠兰、石榴、栀子花等14种;秋天有凤仙、菊花等5种;冬天有山茶、蜡梅等4种。

随着小暑而来的,是江南“三白”的香气。

“栀子花……白兰花……”江南夏日,卖花阿婆们裹着花布头巾,穿着蓝布衫,挎着小竹篮,一路叫卖着。明人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卷九《集绮》中比较了自然界各种声音,比如溪声、涧声、竹声、松声、山禽声、幽壑声、芭蕉雨声、落叶声等,最后说“然销魂之听,当以卖花声为第一”。

小竹篮上常盖着一块毛巾,若掀起来一瞅,篮子里是白色的花朵、花串,花香会一下子钻进鼻孔,沁入五脏六腑,充盈了整个身体。

“夏日三白”,便是三种在小暑前后进入盛花期的花朵——栀子花、白兰花和茉莉花。它们通常被卖花阿婆摆在一起,味香色白,令人想起小时候从阿婆房里传出的味道。

卖花阿婆爱吆喝“栀子花”,不过篮子里摆得最多的却不是栀子花,大概是



因为栀子花花期太短,花瓣极易变黄吧!阿婆们喜欢将小巧如珠的茉莉花用细铁丝穿起来,以便姑娘们买去佩戴在手腕上。

人们还会在晚上采下茉莉花,取井水半杯,用东西把花架在杯上,使花离水一二分高,用厚纸密封。第二天花可以簪戴在头上,而水则用来点茶,清香扑鼻,尤其清雅。

比起茉莉花、栀子花,白兰花的名气比较小,但花期却最长,它才是卖花阿婆篮子里的主角。阿婆会用细线将白兰花单朵或者并蒂穿起来,买花人便将此挂在衣襟前的纽扣上,或是家中蚊帐的挂钩上,使得枕席生香,氤氲伴梦。在流行穿旗袍的年代,穿旗袍、佩戴白兰花,被视为江南女子最为雅致的装扮。含蓄一点的女子,则会用手绢包好花朵,藏于衣襟口袋之中,所谓“闻香不见花”,大概就是这意思。

说起花香,不得不提虎丘。

虎丘山塘街有个叫花场的地方。《桐桥倚棹录》中就有记载,花场一半在半塘,一半在花园弄口,这是苏州最早的花卉批发市场。每天一大早,乡间的花农们都带着自己种的鲜花,肩挑筐负来到这里,先由流动贩卖的卖花人和花树店里的人挑选上等的货色,以求获取厚利。之后,花农们再将挑剩下的次品挑到城里面去卖。如郑板桥所说的“如何滥贱从人卖,十字街头论担挑。”

如今,卖花的阿婆渐渐少了,叫卖声也很难听到,偶尔在街角看见端着白兰花的阿婆,很多人还是会停下脚步,买上一串戴在胸前。

一束芬芳,两处闲暇,小暑里的芬芳,素来是老苏州记忆里最清香扑鼻的味觉回忆。

【袁来如此】

## 东乡调

原创/袁小良



东乡调?是什么戏?什么剧?估计100个人中间也不会有一、两个人回答出来。

但是,只要说起锡剧、苏剧、沪剧,那十之八九的人大家都会点头:晓得格,锡剧是无锡格,苏剧是苏州格,沪剧是上海格!殊不知,这些在长三角江南地区家喻户晓、倍受欢迎的传统剧种的老祖宗就是——东乡调。

它,最早起源于清乾隆年间江苏常州府东部武进县的横林,与无锡县的玉祁只有一河之隔,因发源于常州东部乡下,所以被称为:东乡调。

东乡调的表演内容全部以反映农村日常生活的故事为主,如:婆媳不和,妯娌相争,寡妇思嫁,叔接嫂(吴地俗语:哥哥过世,弟弟娶嫂子)等,极受村民喜欢。这种表演形式在江南各地流行起来后,又在围座清唱的曲艺表演形式基础上,发展成集化妆服装、站唱表演一体的戏曲表演形式——花鼓滩簧。

但是,表演内容因具有反抗封建婚姻和旧礼教的思想,自道光年间起,政府多次下令禁演滩簧。辛亥革命后,由于武进县署下令取缔,当地滩簧艺人纷纷奔向新文化运动中心——上海,从而得以登台演出。

此时,各地的滩簧齐聚上海,为示区别,都以各地地名来命名。如苏州:苏滩;宁波:甬滩;无锡:锡滩。而上海本地的则最为简单地称为:本滩。在后来发展中,上海由本滩成申曲,最后形成沪剧。宁波,由甬滩而成四明文戏,最后形成甬剧,苏州,由苏滩形成苏剧。

然而,在东乡调的发源地常州,却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。进入上海最初,常滩名为“常州古典”,锡滩则称“无锡小戏”,后来在两滩合班演出过程中,双方商定,共同将剧种定名为“常锡文戏”,并将此名绣于舞台桌案。解放后,苏南行署、江苏省文化局先后作出决定,将“常锡文戏”更名为“常锡剧”。

到了1955年,据说,某一位高层领导,特别喜欢戏曲,而且是无锡籍人,在一个汇报工作的文件里看到了“常锡剧”这个名词,很不以为然,对秘书说:“那亨拨度俚(无锡话:怎么给他们)想得出格,无锡么无锡,常州么常州,啥格常锡剧,不伦不类,尴里尴尬,拿常拿脱,就叫锡剧!”

自此,常州人有了一个过不去的梗。就像湖州人,以太湖命名的城市却没有太湖的管辖权。而在常州发源的剧种却没有“常”!还好,可以聊以自慰的是,常州人觉得:侬固(常州话:你们)无锡县当年是归偶固(我们)常州府管格!

言归正传,马如飞去看了东乡调有何感想呢?下回分解。